

亦佛亦麻 隨物方圓

鄭 湧

——洞山守初云：「麻三斤」——

大家落座之後，出家師父問：今天誰先講啊？

那位禪宗史學者朋友自告奮勇：我先開個頭吧？在座諸位點頭認可，這位學者就開始講起來：我先唸一下本則公案。

《碧岩錄》第十二則：

僧問洞山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山云：「麻三斤。」

講這則公案之前，我先介紹洞山其人。在禪門之中，叫「洞山」的高僧並不少，如曹洞宗的創始人叫洞山良价（西元八一〇—八七二），會稽諸暨（今浙江紹興界內）人士。還有洞山曉聰（西元？—一〇三〇），韶州（今廣東韶關）人士。本則公案裏的洞山，在這兩個洞山之間，是洞山守初（西元九一〇—九九〇），俗姓傅，鳳翔（在今陝西省境內）人士。他是經雲門文偃大師直接點撥而開悟的雲門宗一代傳人。

再講本則公案：「如何是佛？」一直是禪宗公案中

《碧岩錄》第七則中，慧超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，就是這麼來問法眼文益禪師的。當時，法眼回答：「汝是慧超。」

對法眼的這個回答，作為一個有了覺悟的人，也是可以從字面上做一些解釋的。不作「言詮」，講的是不要死掘字眼；而對於一個覺悟了的人，即便是從字面上去講，也與死掘字眼無關。因為，他怎麼做，都是在覺悟的層面上的，都是超越了「語言文字」的；所以，他怎麼做都行。

「汝是慧超」，從字面上，可以看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：佛是誰？如何成佛？還是先弄清楚你自己是誰吧！慧超是誰？慧超是你！你是慧超！也可以說，要緊的是，你先要找到你自己，知道你自己是誰。法眼禪師的做法是：讓問者（慧超）回到他自身，找到他自己（「汝是慧超」）。

而在本則公案裏，據說，那個僧人問洞山「如何是

佛」的時候，洞山正在庫裏稱麻，所以隨機順口而答：「麻三斤。」在這裏，洞山和法眼的具體做法不同，不是把問話的人拉回問者自己，而是拉回到當下的具體環境，眼前的生活實際。當下在做什麼呢？當下正在稱麻，所稱的麻三斤重。

這就是說，你問我：「如何是佛？」我正在「稱麻」；「稱麻」就說「麻」，我的回答應該產生於眼前的實際生活、現實環境，答案就在我「當下」的「這個行動」之中；所以，我回答：「麻三斤」。

哲學教師三句話不離本行：無論是法眼的讓慧超回答他自己，還是洞山的把問話的僧人拉到現實的生活環境，在哲學上都可以說是：把問話的人從「意識」從「思想」、從「認識」，拉回到「存在」、當下的「生存狀態」。

還有，你們所說的「洞山正在庫裏稱麻，所以隨機順口而答『麻三斤』。」這樣一種的「隨機順口而答」，是一種不假思索、無意識的、自發的、出於本能的回答；因而，也是區別於「意識」、「思考」和「認識活動」的。

出家師父笑笑，說：你這是西方現代的存在論呀！洞山做這樣的回答，當時他確實什麼也沒有想，沒有任何東西在影響他、左右他、支配他。認清這一點，

對我們非常重要。我們需要學習的正是：在做任何事情、說任何事情的時候，背後沒有任何東西在起作用。

另外，問問題的那個僧人的問題是在他的頭腦裏，而他的身體已經來到了麻的庫房，進入了一種具體而又真實的日常生活活動之中。但是，這兩者，對於這個僧人來講，卻是絕然分隔的。洞山從他所提的問題即可看出。所以，洞山要把那個僧人從他「頭腦」中拉到當下的「具體生存活動」之中。

顯而易見，這種做法，是源自中國禪宗自作自食、並參禪悟道於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之中的傳統。而且，在悟道之後，依然自作自食，依然參禪於自作自食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
禪門有五宗，而法眼文益和洞山守初，分別是法眼宗與曹洞宗的創始人，五宗中占了兩宗。他們倆對「如何是佛」的回答，極具代表性和權威性。所以，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。

小青姑娘：要叫我說呢，僧人停留在思考，他問了一個假問題；而洞山則在生活，他的話就是他自己真實生活的寫照。

居士朋友聽了，說：呵，小青姑娘也玩起深沉啦！我贊成「隨機」、「就近」和「回到」當下的「生存狀態」的說法。我認為，這比較符合洞山守初禪師的

思想行爲。就這一角度，我們還可以用他本人的一些言論，對「麻三斤」再做一點解讀。

例如，他自己曾經這麼說過：「洞山不惜眉毛，打葛藤去也。葛藤之事，只在眼前，……每日經歷，皆是諸德自己。何不向這裏體？當尋覓看，驀然覷得……」

這就是說，根據他自己的實踐體會，要想「成佛作祖」，就得到實際的生活中去，在俗隨俗，不要怕俗事纏身、煩惱不絕。他還特別強調：成就遠大的理想，不能好高騖遠；而一定要從自己身邊日常的凡人小事入手。「成佛作祖」，是件「大」事；人這一生呢，是得「從『大』處著眼」。但是，即便是從「『大』處著眼」，也還得「從『小』處著手」。不「從『小』處著手」，你那個「從『大』處著眼」也永遠是空中樓閣，是那種停留在腦子裏的空想。

豈不知，在日常的凡人小事身上，往往會突然有所發現（「驀然覷得」），從中發現、找出「大」的道理，乃至「成佛作祖」的路徑。要想「成佛作祖」，不也也不能另做設計、另行選擇，而只有在你每天必過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從身邊的事情做起，「著衣吃飯」，「行住坐臥，皆承恩力，成佛作祖，越此不得。」

不少人認爲，去除煩惱，就是想方設法躲避煩惱，繞開煩惱；其實呢，你繞開煩惱，煩惱依然存在，只是

一時的眼不見、心不煩而已。只有你不是躲避煩惱，而是直接面對煩惱，迎著煩惱而去，進到煩惱中去，在與煩惱的應對中克服、清除了煩惱，這才是真正地去除了煩惱。

與此同時，去除煩惱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有一個過程，這個過程是不能省略的。而且，還要付出應有的代價的，甚至是慘重的代價。因此，才像洞山禪師所說：「不惜眉毛」，不畏「地獄三途」；不怕被弄得遍體鱗傷，哪怕是下地獄也在所不惜。這種代價，是不能不付出的。

也只有親身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，付出了應付的代價，才有可能體悟自己的「本性」、「明心見性」。這是「成佛作祖」的根本路徑。

哲學博士意在擴大戰果，他說：要真的引經據典起來，這根本還不能算完。

我記得，洞山禪師還說過：「大道坦然，廓落無邊，了了虛徹，寂然何安？含容妙用，隨物方圓。」「識心是佛，了即是安」；「心識兩亡，見道在先。從古至今，體自自然。」

這就是說，「大道」也好，「成佛作祖」也好，雖然「偉大」無比；但是，並非「大而無當」，虛無縹緲，玄之又玄。「大道」的這種「大」，像「大海」一

樣，是海納百川，「有容乃大」。這種「大」，是「相容並蓄」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納。

哲學老師話鋒一轉：現在，你們都在說「大」。

就拿「海」納「百川」來說，這麼說比較容易理解；當然，說由「百川」而聚成「大海」，由「小」聚「大」，也比較好理解。「大」容「小」，「小」聚「大」，都好理解。

但是，反過來說，以「小」容「大」，「川」納「大海」，似乎就非常令人費解。這種「費解」，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？我認為，至少有一點，是沒有疑問的，那就是出在思維方式上面。有那麼一種思維模式，就是：「大」、「小」不可逆。這是一種不可逆、絕對化的定向思維模式。

我認為，禪宗在哲學上的重要貢獻，就是破除了這樣一種的思維定式。從禪宗的角度來看，這種定向思維，只是常人、那些還沒有覺悟的人所習慣和常用的。而對於覺悟了的人來說，既無所謂「大」，也無所謂「小」；換句話說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「大」，也沒有絕對的「小」。

這樣一來，「小」也就不是「狹小」，不是絕對的「小」；「小」，往往可以容「大」，就像「芥子納須彌」。「須彌」，是佛教中傳說的一座高山；而「芥

子」，則是一種蔬菜的籽兒，顆粒很小。這就是說，像芥菜子那麼「小」的東西，也可以裝進一座「須彌山」！

聽到這裏，禪史學者對哲學老師說：你的「大」、「小」可逆的說法，從思維方式的層面，對「芥子納須彌」做出了一種富有哲學意味的解讀。

我們不妨再來仔細看看這則公案故事：唐朝有一個江州刺史，名叫李渤，有一天請教江西廬山歸宗寺的主持智常禪師：「佛教中有一個說法，它說『須彌納芥子』。對這個說法，我沒有任何疑問。但是，假如倒過來，要說『芥子納須彌』，這恐怕成了一種不實之詞了吧？」智常沒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反問李渤：「我聽說，您讀了好多好多的書，這是真的？」李渤答道：「是的。」智常接著問：「你從頭到腳，（整個身子）也就椰子那麼大小，它怎麼裝得下這麼多的書？」李渤聽了，叩頭就拜。

智常禪師用李渤最熟悉、最喜歡做的事情（讀書）為例，清楚明白地解釋了：「小」，是可以容「大」的。「小」，而能容「大」，似乎不可思議；而那些被常人認為是「不可思議」的，恰恰卻是禪宗所「認可」的。這也是禪宗批評「思量」、「擬議」的原因之一。禪宗要的就是：逆反世俗的「思量」、「擬議」，打破

對這些「思量」、「擬議」的執著。

哲學老師似有所悟：你這麼一說，德國現代哲學家「海德格爾」的「Kenre」就好理解了，它就是你說的這種「倒過來」。原來的「須彌納芥子」，「倒過來」，不就成了「芥子納須彌」啦！這是「倒過來」的功勞呀！「倒過來」之後，別有洞天，又是一番天地，一番新的天地！「倒過來」，才別有洞天！才有新天地！

一位寫小說的朋友說：「倒過來」，就是換一個思路，換一種做法。過去，文藝創作喜歡寫大題材，寫大人物；而這些大題材、大人物，恰恰是這些作者並不熟悉的。這怎麼能寫出好的作品來呢？應該「回到」他們所熟悉的事情上去，寫他們熟悉的人和事。

聽到這裏，哲學博士喊了起來：你說的「回到」，「熟悉的事情上去」，可以說，就是「海德格爾」的老師 E. 胡塞爾的「Zu den Sachen selbst」回到事情本身」呀！

出家師父說：「大」可以容「小」，「小」也可以納「大」；「大」、「小」均不絕對。這些說法都對，都不錯。不過，還不止如此，還可以向上提升一步。

禪史學者最後說：關於「隨物方圓」，到這裏，我們基本清楚了。這樣，我們就不必再把「大」、「小」分別開來，對立起來；而是超越它們。一旦超越了它

們，人們也就不再有拘泥、執著，就能做到「隨物方圓」。凡是自己碰到的事情，無論「大」、「小」，「難」、「易」，「苦」、「樂」，不再揀擇，無所厭棄；而是就從這些事情做起，隨機應變，因勢利導，自成方圓。

出家師父說：總而言之呢，「小」和「大」，都是一種事物，都是一種生命現象。在這個方面，「大」、「小」本沒有高低、貴賤之分。我們誇了這麼半天的「小」，目的並不在於把「小」說得比「大」更重要、更高貴，以致走到另一種極端；這一點，一定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和警惕。我們誇「小」，僅僅是為了恢復「小」本身應有的莊嚴。也就是說，給那些看來是極「小」甚至可棄之不顧的東西，以應有的尊重與關懷，去發掘其應有的存在和生命的價值。不執不棄，不偏不倚，是其所以，恰如其分，才能「隨物方圓」。

偈詩精華錄

諸佛不思議

諸佛不思議，妙法亦如是，
能信及果報，亦不可思議。